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七回 窺珠玉諸凶謀害 觀梅雪二友和詩

詩曰： 烈燄張天金壁摧，強梁俄頃盡成灰。
嬌娃有父瞻家慶，舟子無知履禍基。
率爾息肩懲覆轍，飄然歸隱脫羈縻。
忘情利祿棲丘壑，醉臥高吟白雪詩。

話說那女子引秋僑入小閣裡來，只見門口橫堆著柴草，靠壁擺列一帶油甕，四圍都是牆垣，見外並無別物。秋僑道：「金寶莫非藏在這甕裡麼？」女子道：「不在甕裡，要撥開甕子，揭起地板，紅板箱便是金珠，白板箱盡係銀子。」秋僑道：「且不可動。」喚女子掌燈一同到客樓上來，但見主僕酣睡如故。

秋僑將二人搖醒，瞿天民先驚跳起道：「兄為何不睡，兀自點燈在此？」瞿助一面擦著眼睛，見了那女子，笑道：「秋官兒接這位姐姐來陪睡麼？相公權讓了榻罷。」秋僑扯了瞿天民道：「足下休驚，請觀一物。」拖到缸邊，瞿天民見了血漉漉兩個人頭，慌做一堆，忙道：「這、這、這、這是何故？」瞿助驚得發顫，矮倒地上。秋僑笑道：「二大漢反不如一女子，殺人常事，何必駭然！」又教二人下樓看了前後屍首堆疊，滿地血流，驚問其故。秋僑將殺人緣由說了，又道：「瞿兄洪福齊天，得小弟同行，免此一場大禍。不然，人亡財失矣！」瞿天民頓道稱謝。那瞿助尚自戰兢兢地發抖，被秋僑扯進小閣裡來，撥開油甕，掀起地板，取出二十餘個紅白板箱，逐個個打開看時，盡是金銀珠寶。秋僑暗中估度，約有萬兩之數，和瞿天民商議，如此如此，瞿天民歡喜。大家動手，將金寶盡數搬出側屋來，將車上綴匹棄下，把金銀珠寶一項項包裹停當，裝入車中，上面鋪蓋行囊布帛之類，將車子推出門外，離遠空地上放了。收拾柴薪散草，於屋下四面堆積，點起火來。一霎時，火燄騰上，前後皆著。秋僑扶那女子同瞿天民上了車輛，自與瞿助兩個推車，不往北去，逕取路復回南來。

迤邐裡行出村口，回頭望那火時越發大了，頃刻之間，把那店家燒為白地。這也是賊徒惡貫滿盈，天假老秋之手以報之也。有詩為證：

飛煙烈燄蔽穹窿，金穴銅山頃刻空。
白骨謾堆沙磧塚，無教杰士滅元凶。

話說秋僑等一行人離了平山縣，望南而行。不一日已到黎陽鎮，依舊到那原店中僱下船隻，將貨物搬運舟內，還了車兒。店主人問：「二位客官何往返之速也？」秋僑道：「粗貨載之中途，剛與敵伙計相遇，將北貨交換去了，故此便回。這女子也是敵伙計娶的，要我帶他家去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恭喜乘著順風開舟，尊客們脫貨得來，小店中也覺利市。」秋僑道：「不久小弟們又來，就算還了酒飯錢。」即刻下船，秋僑乘暇將那金銀珠寶輕重配搭，對半均分。瞿天民推辭道：「小生之命實再造於足下，不然魂魄已歸九泉，焉能回見寡母之面？重蒙足下盛德，賜還緞匹之本足矣，餘物盡歸尊囊，毫不敢受。」秋僑笑道：「小子若不路逢大駕，早已南歸。得君提挈，同往恒州，獲此意外之物，彼此均分，介於公道，尊駕不必辭遜。但這女子無家可歸，小可年過五九，尚未有子，意欲帶回為一義女，乞君見讓。外有白銀三十兩，送與盛價壓驚。異日相逢，莫忘故舊。」瞿天民躬身稱謝，瞿助也叩頭受賞，彼此歡慶，直交夜半才睡。

這船上水手們暗中瞧見了若干財物，心下吃驚，悄悄暗通駕長，互相計較：「不如乘夜將這四人謀死，得了金寶，盡數我等一生受用。」駕長也動了謀心，當下一個駕長、三個水手，各執刀斧，砍篷而入。此時秋僑雖然將財寶分了，展轉怕有疏虞，不敢就寢，和衣坐在艙口防護。

三更時分，果然有賊砍將入來。自古道：會者不忙。乘著月光，看得清切，只見左邊船篷開處，一個人跨腳入來，被秋僑提住兩腳，往裡一扯，那人仰面便倒。秋僑就勢一推，撲通的落下水裡。右邊又一個人，手裡提著一把廚刀，低頭鑽身入來，秋僑照臉一脚，踢中額角，翻筋斗也跌下水中去了。後邊這兩個見風勢不好，倒退在船梢上，反叫起「有賊」來。艙裡瞿天民主僕二人從睡夢裡驚醒，也喊叫：「有賊！」驚動了附近港口泊的客船，共有十餘只，都划攏來救應。

秋僑執刀在於，跳出船頭，對眾船道：「適才有幾個小賊鑽艙盜物，被我喊叫驅逐去了，拖累諸友受驚，又蒙救護，怎地消受？」眾船上道：「河路上生理，彼此俱係客商，理當救應，何必致謝！」各舟上互相說笑，不覺天已大曉，眾船各自散了。

秋僑喝令稍水開船，那兩個水手已自驚呆了，睡在人艙裡動彈不得，被秋僑抓將起來，喝道：「你這兩個大膽尋死的賊，夜間幹得好事！快快喚那駕長來見我，饒你性命。稍若遲延，一刀一個！」兩個水手跪下道：「小人們罪該剗剗，乞爺爺饒要但駕長和那二人已被爺爺推下水去，多分是沒命的了，那裡去尋他來見爺爺？」秋僑笑道：「好，好狡賊徒！你那二人不死，適聞水聲，都渡過南岸去了。留一人在此煮早膳與我們吃著，一人去叫那船主來，我有話講。」

二水手駭異，知老秋決非常人，不敢執拗，一個炊煮早膳，一個跳上岸去了。少刻，果引那二人來到。駕長見了秋僑，不覺兩膝軟了，哀求乞命。秋僑喝道：「我不殺汝。看你恁的小小一個人兒，輒敢大膽行這利害的事，本當一概殺戮，這位相公一力勸解，饒伊四命，作速送我等回南。倘再生異心，看此為例！」說罷，將船頭上一塊大石一刀砍為兩半，只見火星亂爆，刀口毫無傷損。駕長、水手看了，伸出舌頭，半晌縮不進去。

秋僑喝道：「不行船，待要怎的？」水手齊答應了一聲，撐篙駕櫓，把船飛也似行將開去，一路上小心伏侍，不敢毫忽怠慢。行了數日，早到河南界口。秋僑教停舟，上岸覓了一伙腳夫，將船裡貨物行囊盡行搬起，又賞了船上些銀兩，水手等磕頭致謝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擁載揚帆促去程，幾番險處獲全生。
英雄不與舟師較，贈別猶輸囊內金。

再說秋僑等一行四人共入城內，迤邐裡到于家下，算還眾腳夫辛力錢，將金寶搬入中堂堆疊了，進內換了衣巾，和瞿天民重行賓主之禮坐下，又喚渾家出來相見了，整頓酒席相待。

瞿天民吃罷，起身謝別。秋僑留住過了一夜，次早齋帶禮物同往盧店家拜謁，並訴往日衷曲。盧店官道：「老朽屢屢催並縣主，嚴行比較，緝獲凶盜，數年以來並無影響，有負重托，甚覺赧顏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有累長者費心，銘刻不忘大德。但事經數載，賊已潛蹤，諒來無處追究，長者不必再往縣中催並。」

盧店家甚喜，盛設酒席相待。秋、盧二處互相款留，瞿天民彼此盤桓，兩全情誼，不覺又住了數日。忽一日，堅執要行，秋僑苦留不住，只得送別，將行囊金寶一一交點明白，又問：「相公別去，主心作甚經營？」瞿天民道：「習儒已成畫餅，行醫更覺無顏，總不如仍舊販賣緞匹，則義中取利，無愧於心。兄長別有甚麼好生計，望乞提帶更妙。」

秋僑哈哈大笑道：「區區生計，全憑著一匹駿馬、一口寶刀、一副弓箭，相公如何去得？」瞿天民道：「當今離亂之際，若能弓馬熟嫻，取功名如反掌。況兄長偉然一軀，兼能武藝？何愁不致富貴！不佞手無縛雞之力，心雖羨慕，而力量不勝奈何？」秋僑道：「男兒大節，非武即文，區區怎望那個地位。但有一心事，每欲稟明，又不敢輕於啟齒，今已臨別，不得不言。」附耳低言道：「小弟從幼不才，自倚著薄薄有些技倆，做了那殺人放火的勾當。昔年劫公財物、殺死免兒者，乃區區也，反累公身繫大獄，幾死復生。故旅邸相逢，托辭同往，所慮北路我輩極多，實欲護持公之本利還鄉，以贖前罪。不期平山村店殺賊全家，救了相公主僕之命，區區寸心盡矣。當今聖上雖是英明，戡平禍亂，奈四下干戈未息，盜賊橫生，路途梗塞。相公有此財寶，足享田園之樂，

不可復為商賈，以蹈危險。不要說足下斯文柔儒難以遠行，縱是小弟薄通武藝的人，今遭三險，幾害其命。」瞿天民問道：「兄長遭甚三險？」

秋僑道：「第一險，杭家鎮村落中被游僧射了一箭，幸中臂肩不死，倘中頭顱，則此命已歸泉下。第二險，就是平山旅邸，若非心靈神會，識透機關，則與君等同為肉醢。第三險，幸得金寶從容料理，不道一人舟內，便急遽分財，使舟人窺見。若貪睡時，則你我皆為魚鱉之食。靜中思想，毛髮倒豎。大抵人生在世，貴於知機；知足不辱，古哲之言。待禍及臨頭，懊悔何及？小弟送君別後，誓不離家遠出，薄置田產，以膳終身。再招一佳婿，配此義女，吾願足矣！相公回府，切不可妄貪無厭，復為貿易之業。小弟言雖迂腐，實出肺腑，不嫌鄙陋，俯聽是願！」瞿天民下拜道：「感君高誼，敢不佩服！即回鄉耕種，以樂殘年，立誓不復他出！」

秋僑又道：「旱路有幾處村落客館，難以安宿，不如水路去為穩便。」二人攜手，同出水口店家，討了一隻大船，湊集客商載滿，次早長行。秋僑道：「行囊俱已紮疊停妥。小弟本當在此奉陪，奈明早五鼓開舟，難以久候，況此船人載俱滿，放心前去，不須疑惑。」瞿天民不忍分手，留連半晌，看看日色西沉，二人只得揮淚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歧路相逢半面交，情深何異漆投膠。

陽關三疊銷魂處，執手逡巡上壩橋。

不說秋僑回城。且說瞿天民下船之後，湊著一天順風，不數日已到辰州地界。主僕上岸，監轄行囊，回家拜見母親，骨肉相逢，這歡喜自不必說。晚上將那金銀珠玉一包包打開，與母親、渾家看了，一齊驚愕道：「此物從何而來？」瞿天民把初時路遇秋某，及到平山村店殺了賊人一家男女，將銀匹棄下，換了兩車子金寶；又逢船家謀害，與秋某勸諭之言，從頭至尾細說一遍。母親、妻子合掌謝天道：「路逢好侶，賴以生旋。又獲無限財寶，天地祖宗之幸也。」

合家歡喜，一連數日，整辦筵席，接親友聚問闊之情，又送銀兩緞匹、奇異珍珠，酬謝劉浣、耿寡婦二家昔年周濟之恩。買了近村肥田三百畝、茶竹花果園五七十畝、魚蕩一二十處、桑田百餘畝，徵取花息用度。

住宅前後買添房屋地段，創造一所花園，種植花卉樹木，小池養魚，靜室讀書，不時延請劉浣等舊日相知閒談小酌，適趣陶情。

不覺又早是深冬時候，十二月初旬，連日嚴寒陰凍，忽然彤雲密布，勁風威冽，飄飄降下一場大雪。劉浣在家無興，騎了一匹驢兒，拿著一頂雨傘，跟隨一個蒼頭逕出城，到瞿天民花園裡來。二人見畢，就於書房中坐地，圍爐飲酒。

忽聞得一陣香來清幽撲鼻。劉浣道：「這一種清香，平欺蘭麝，妙不可言。」瞿天民笑道：「此綠萼梅也。」令蒼頭推開了兩扇柳條窗，二人倚窗而看。原來窗外一帶竹屏，屏外有數十竿修竹，幾樹梅花。這香氣從窗外隨風而入，二人看了梅雪爭春，十分可愛。劉浣道：「玩此佳景，可無一言以寄興乎？」

瞿天民道：「甚妙，敬聞佳作，不佞願尾後塵。」劉浣援筆立就，題《雪梅》一首。詩云：

造化推排力自強，非關著意占年芳。

繁香亂雪虛埋沒，傾國人知有此香。

瞿天民反覆吟誦，正稱羨之間，忽抬頭見西北上遠遠一帶火光冲天而起，失驚道：「這火來得利害，一帶相連有數十丈之遠，好怕人也！」劉浣看了跌腳道：「不好了，這火正在城內西北上，與我家下不遠，若有疏虞，如何解救？」急辭了瞿天民，出門跨上驢兒，揮鞭縱轡飛也似去了。那蒼頭也不顧命的跑去。瞿天民詩興索然，令家僮收拾杯盤，就於書房內宿了一夜。睡不寧貼，雞鳴時就喚瞿助進城探望。直至午牌時分，瞿助喘吁吁回來報說：「城裡童姑巷口昨午午後火起，直燒至延寧寺旁，今早晨時才得火息，四圍遠近共燒燬千餘間房屋，打壞折損者不計其數。」瞿天民喝道：「這蠢才，緊要的話不講，且講那海蓋的事！劉相公與耿大叔、濮太公家下無事麼？」

瞿助伸手道：「多分是一片光了。」瞿天民罵道：「這狗才，怎的是一片光？」瞿助道：「連接數里地面燒得盡絕，不是一片光，難道是一片毛？」瞿天民聽了，不勝焦躁，急離家飛奔入城來。只見煙塵飛繞，焦氣難聞，連片的層樓疊屋，燒做五七里瓦礫之場，但聽得兒啼女哭，喧嚷之聲不絕。先從耿家空地上來，遠遠見耿寡婦母子蓬頭垢面，立於土牆下，監管著一伙人掘泥掀瓦，尋取物件。耿憲一見了先生，放聲啼哭。不知瞿天民怎生寬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